

46

「两个口号」

论争资料选编 (下)

LIANGGEKOUHAO LUNZHENGZILIAOXUANBIAN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总纂

中国文学史 资料全编

现代卷

本书选录了1935年前后，围绕「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文章及有关团体的「宣言」凡220余篇，包括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等几个方面。凡是参加讨论和论争的具有代表性及较知名的作家，凡是较有内容的文章都选入了，并且照顾到除论争中心上海之外的各地的反响，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I209.6-53
Z652

中国社会科学
文学研究所 总纂

中国文学史
资料全编

现代卷

46

32

「两个口号」
论争资料选编（下）

LANGGEKOUHAO LUNZHENGZILIAOXUANBIAN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 编

I209.6

Z652

知识产权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选录了1935年前后,围绕“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文章及有关团体的“宣言”凡220余篇,包括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等几个方面。凡是参加讨论和论争的具有代表性及较知名的作家,凡是较有内容的文章都选入了,并且照顾到除论争中心上海之外的各地的反响,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责任编辑:马岳

装帧设计:段维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 —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1

(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

ISBN 978-7-80247-364-5

I. 两… II. 中… III. 现代文学—文学史—史料—中国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04002号

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

“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 编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网址: <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71

印刷: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开本: 720mm×960mm 1/16

版次: 2010年1月第一版

字数: 910千字

邮编: 100088

邮箱: bjb@cnipr.com

传真: 010-82005070/82000893

责编邮箱: mayue@cnipr.com

经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张: 61.75

印次: 2010年1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123.00元(上、下)

ISBN 978-7-80247-364-5/I·092(2398)

出版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

- | | |
|-------------|--------------|
| 1 冰心研究资料 | 范伯群 编 |
| 2 沙汀研究资料 | 黄曼君 马光裕 编 |
| 3 王西彦研究资料 | 艾以 等编 |
| 4 草明研究资料 | 余仁凯编 |
| 5 葛琴研究资料 | 张伟 马莉 邹勤南 编 |
| 6 荒煤研究资料 | 严平 编 |
| 7 绿原研究资料 | 张如法 编 |
| 8 李季研究资料 | 赵明 王文金 李小为 编 |
| 9 郑伯奇研究资料 | 王延晞 王利 编 |
| 10 张恨水研究资料 | 张占国 魏守忠 编 |
| 11 欧阳予倩研究资料 | 苏关鑫 编 |
| 12 王统照研究资料 | 冯光廉 刘增人 编 |
| 13 宋之的研究资料 | 宋时 编 |
| 14 师陀研究资料 | 刘增杰 编 |
| 15 徐懋庸研究资料 | 王韦 编 |
| 16 唐弢研究资料 | 傅小北 杨幼生 编 |
| 17 丁西林研究资料 | 孙庆升 编 |
| 18 夏衍研究资料 | 会林 陈坚 绍武 编 |
| 19 罗淑研究资料 | 艾以 等编 |
| 20 罗洪研究资料 | 艾以 等编 |
| 21 舒群研究资料 | 董兴泉 编 |
| 22 蒋光慈研究资料 | 方铭 编 |
| 23 王鲁彦研究资料 | 曾华鹏 蒋明玳 编 |
| 24 路翎研究资料 | 杨 义 等编 |
| 25 郁达夫研究资料 | 王自立 陈子善 编 |
| 26 刘大白研究资料 | 萧斌如 编 |
| 27 李克异研究资料 | 李士非 等编 |

- | | |
|------------------|-------------------------|
| 28 林纾研究资料 | 薛绥之 张俊才 编 |
| 29 赵树理研究资料 | 黄修己 编 |
| 30 叶紫研究资料 | 叶雪芬 编 |
| 31 冯文炳研究资料 | 陈振国 编 |
| 32 叶圣陶研究资料 | 刘增人 冯光廉 编 |
| 33 臧克家研究资料 | 冯光廉 刘增人 编 |
| 34 李广田研究资料 | 李岫 编 |
| 35 钱钟书 杨绛研究资料集 | 田蕙兰 马光裕 陈珂玉 编 |
| 36 郭沫若研究资料 | 王训诰 等编 |
| 37 俞平伯研究资料 | 孙玉蓉 编 |
| 38 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 | 李宗英 张梦阳 编 |
| 39 茅盾研究资料 | 孙中田 查国华 编 |
| 40 王礼锡研究资料 | 潘颂德 编 |
| 41 周立波研究资料 | 李华盛 胡光凡 编 |
| 42 胡适研究资料 | 陈金淦 编 |
| 43 张天翼研究资料 | 沈承宽 黄侯兴 吴福辉 编 |
| 44 巴金研究资料 | 李存光 编 |
| 45 阳翰笙研究资料 | 潘光武 编 |
| 46 “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 编 |
| 47 “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 编 |
| 48 创造社资料 | 饶鸿兢 等编 |
| 49 文学研究会资料 | 苏兴良 等编 |
| 50 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 | 芮和师 等编 |
| 51 左联回忆录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左联回忆录》编辑组编 |
| 52 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散文卷 | 贾植芳 等编 |
| 53 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诗歌卷 | 贾植芳 等编 |
| 54 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小说卷 | 贾植芳 等编 |
| 55 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戏剧卷 | 贾植芳 等编 |

- | | | |
|----|-------------------------|----------------|
| 56 | 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翻译文学卷 | 贾植芳 等编 |
| 57 |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 | 唐沅 等编 |
| 58 |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 | 刘增杰 等编 |
| 59 | 老舍研究资料 | 曾广灿 吴怀斌 编 |
| 60 | 文学的“民族形式”讨论资料 | 徐迺翔 编 |
| 61 | 陈大悲研究资料 | 韩日新 编 |
| 62 | 刘半农研究资料 | 鲍晶 编 |
| 63 | 曹禺研究资料 | 田本相 胡叔和 编 |
| 64 | 成仿吾研究资料 | 史若平 编 |
| 65 | 戴平万研究 | 饶芃子 黄仲文 编 |
| 66 | 丁玲研究资料 | 袁良骏 编 |
| 67 | 冯乃超研究资料 | 李伟江 编 |
| 68 | 柯仲平研究资料 | 刘锦满 王琳 编 |
| 69 | 李辉英研究资料 | 马蹄疾 编 |
| 70 | 梁山丁研究资料 | 陈隄 等编 |
| 71 | 马烽 西戎研究资料 | 高捷 等编 |
| 72 | 邵子南研究资料 | 陈厚诚 编 |
| 73 | 沈从文研究资料 | 邵华强 编 |
| 74 | 司马文森研究资料 | 杨益群 司马小莘 陈乃刚 编 |
| 75 | 闻一多研究资料 | 许毓峰 等编 |
| 76 | 萧乾研究资料 | 鲍霁 等编 |
| 77 | 徐志摩研究资料 | 邵华强 编 |
| 78 | 袁水拍研究资料 | 韩丽梅 编 |
| 79 | 周瘦鹃研究资料 | 王智毅 编 |
| 80 | 苏区文艺运动资料 | 汪木兰 邓家琪 编 |
| 81 | 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 | 文振庭 编 |

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

周 扬

《文学界》编者把茅盾先生的《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的原稿给我看，征求着我的意见。关于“国防文学”的问题，茅盾先生和我都曾说过一些话，我们之间原没有什么主张上的分歧。但是在这篇文章里，茅盾先生修正了他的意见，而且批评到我，对于茅盾先生的修正以后的意见我不能同意。这关系目前一个最重要的文学问题，而茅盾先生的言论又最为读者所重视，所以我就觉得我应当趁这机会把这问题提出来和茅盾先生作一商讨。

茅盾先生并没有放弃“国防文学”的主张，只是作了两点的修正：第一、“国防文学”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而不能作为创作的口号；第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可以是创作的口号，却不是文艺创作的一般口号，而只是适应于左翼作家的。

先说第一点。

“国防文学”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茅盾先生所引用的郭沫若先生的这句话，我完全同意，而且认为这是极精当的见解。本来，“国防文学”的提出并不只是依据于抗敌救亡的现实，而同时也是依据于急遽变化的整个社会关系和力量的对比。绝大多数作家的倾向于民族解放的斗争，使一切作家间的关系起了一个大的变动，原来因为思想派别不同而互相离异的作家，现在都可能团结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了。这就需要有一个重新排列（Re-alignment），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文学上的口号。“国防文学”首先就是在这个意义之下提出来的。因

为“规定口号的意义的不是那口号的作者的企图，而是国家的一切社会层的相互关系”（伊里奇）。从这样的关系上去解释“国防文学”的口号无疑地是正当的。

但是茅盾先生以为“国防文学”只是作家间的标帜，而不能作为创作的口号，这我就不能同意了。我以为“国防文学”的口号应当是创作活动的指标，它要号召一切作家都来写国防的作品。一个文学的口号如果和艺术的创造活动不生关系，那它就要成为毫无意义的东西。文艺上的国防阵线不运用它自己特殊的艺术的武器，就决不能发挥它应有的力量。这是明明白白的事情。

茅盾先生说我要要求作家写国防作品是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是要把不写“国防”主题的作家关在国防运动之外去的。对这批评，我只觉得茅盾先生是滥用了“关门主义”等等的名辞。首先我要说，我从不曾主张过作家必须写了“国防”的主题才能参加国防运动，也不曾主张过作家参加了国防运动就必须写“国防”的主题。在《现阶段的文学》里，关于文艺界的团结问题，我就曾这样说过：“这个团结不一定马上能够收到国防作品的成效，但无论如何，使国防文学的创作实践有了更广大的动员基础。”这就很明白，“国防文学”的口号对于一般的作家只是一种期待，一种希望，并没有强求的意思，而且，我觉得文艺界的联合战线既不是甚么文艺“纱笼”，而是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一个重要的阵列，在参加这个战线的每个作家的身上是课了抗敌救国的义务的，那末希望他们写国防的作品就不能算是过高的要求。固然，一个作家可以用宣言，用行动来服务于民族解放的事业，这些也都是可宝贵的，但是作为一个文艺家，他的有力的武器不能不是艺术的作品，而一个作家的社会活动也决不能和他的作品活动分开。民族革命的斗争成为了一切生活的主流，不被这主流所激荡的作家是没有的吧，除非他和现实之间完全失去了联系。所以把生活的民族革命的真实反映在自己的艺术中，对于一般的作家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事，虽然他们将会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而且可能把它写在一面歪斜的镜子上。以为只有勤劳大众的文学才是民族革命的文学，这不用说是有害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但是如果认为要求一般作家写有国防意义的作品就会把他们关在国防运动之外去，那就有趋于另一极端

的危险。我们不要忘记这是一个文艺上的国防阵线呵！

茅盾先生说“国防文学”是束缚人的，而艺术创作却需要更大的自由。这也是不然的。“国防”的主题包含了现实生活的主导的方向和它的各方面，也容许作家的各种不同思想和立场的存在，以及他们的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的多样的运用，它的范围决没有窄狭到束缚人的地步。而且并非除了“国防”的主题以外，旁的任何主题都应当摒弃不写。我说“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所谓“最中心的”自然就不是“唯一的”的意思。为了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在抗敌除奸的任务上面，为了使文学和现实的潮流相汇合，创作活动应当有一个切合于一切人民的要求的中心，这难道也是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吗？茅盾先生自己就曾以《需要一个中心点》为标题写过一篇短论，那里面就有这样的话：“种种的题材都必有一中心思想，即提高民众对于‘国防’的认识（使民众了解最高意义的国防），促进民众的抗战的决心，完成普遍一致的武力抵抗侵略的行动。这是历史所赋与的我们的作家们在现阶段不可逃避的使命。”这使命不应当由全体中国的作家来完成吗？

创作的自由不是没有限度的，绝对的创作自由的说法是有害的幻想。高尔基很正确地指出了二十世纪欧洲文学之所以陷于创作的无力，就是由于竭力张扬艺术的自由，创作思想的任意，无形中使许多文学者缩小了观察现实的范围，放弃了对现实作广泛的各方面的研究。所以，主张作家可以任意创作，写国防和写纯恋爱都是一样，这就不但会削弱或甚至消解文艺创作的国防的作用，就单单站在创作的本身来说，也不是贤明的见解。

文艺上的统一战线必须团结最广大的作家，对于用纯恋爱为主题的作家，当然也应招致到这个战线里面来。但是一个作家参加了这个战线，决不是没有义务的，他必需做于民族解放有益的工作。恋爱的琐屑的艺术是只会使读者和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现实离开的。要求他写更有意思一点的作品，就不只是为了要加强国防的意义，同时也是为了要使作者自己从创作的琐屑的低劣中解脱出来。统一战线是应当含有教育的作用的。

“国防文学”是文学上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我同意郭沫若先生的

说法：“它应该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由纯粹社会主义的以至于狭义爱国主义的。”照这样，我说的“国防文学的创作必须采取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那句话，如果截断了上下文，就的确应当受指摘了。大家总还记得当国防文学提出时第一个挺身起来反对的那位徐行先生吧。他竟把国防文学和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描写成对立的东西，我就不得不辩明两者的应有的关系。然而同时就在那篇文章里，我也并没有忘记指出：“向国防文学要求最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是正当的，但国防文学的制作者，却并不限于能运用高级的创作方法的作家，就是思想观点比较落后的作者，也应当使之国防创作而努力。”

其次，就要说到“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的口号”的问题了。

“国防文学”提出来以后，为广大文艺者所接受，所实践，形成了普遍全国的一个文学的中心的潮流，这是连“国防文学”的反对者们也不想加以掩饰的事实，要提出一个新口号来代替它，那就至少必须先对它下一番批判的工夫，而新提的口号又的确是更能表现现阶段的意义。这是第一点。第二，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之外，不是不能容许别的同类性质的口号的辅助的存在，只要那口号不妨碍文学上统一战线的运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就恰恰是在相反的情形之下提出来的。它立刻招惹了批评和责难是全然应该的事情。这个口号引起的纠纷，只有从理论的说服上才能解决。

鲁迅先生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革命文学在现在的一个发展，茅盾先生也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一个只对左翼作家讲的创作口号，那它不能成为现阶段文学上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自明的了，“左”的宗派主义者的大言壮语也应该可以敛迹了。问题向着解决之途前进了一大步。

但是作为革命文学者创作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不是恰当的，也还是值得讨论。我觉得有两点可以提出来商榷一下，第一，“大众”既如茅盾先生所提示是广泛地指“人民大众”，那这口号就并没有表现出我们多少年斗争过来的那革命文学的基本的立场。固然在抗敌救国一点上革命文学者和一切不愿做汉奸亡国奴的作家的立场是一致的，但是也仅仅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同时正因为有

这个一致，所以我们不必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之外另提别的口号，自外于文学上的统一战线的运动。第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并不能作为创作方法的口号，它并没有标明作家对于现实的一定的态度。我们应当执拗地为获取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而努力。

以上就是我读了茅盾先生的文章以后的一点感想。

1936年8月10日《文学界》第1卷第3号

国防文学与现实主义

凡 海

一 原始社会中的现实主义与种族利益的统一形态

古代希腊的雕像是人人都知道的一种人体肌肉发达的极其精细的写实。这种雕像是反映希腊社会中竞技的优胜者的肉体以极其惊人的真实反映这种竞技的现实的。这正是最初的市民社会中的现实主义。那时的市民阶级正在昂扬的时期，竞技是市民阶级生活之余的娱乐，这种娱乐，我想在市民阶级还在昂扬的时期，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消遣，而是有恢复疲劳与组织生产的意义的，所以这种竞技也成为他们生活斗争的一个手段，正和狩猎社会中的柯罗保罗跳舞一样，纵然没有那么积极的生产作用，但仍然不失为生活斗争的一个手段，那是没有疑问的。在我们的社会中，体育已经堕落为损坏身体与麻醉青年的阴谋，可是在希腊社会中的竞技，因为有组织生产与鼓动生产的效能，实际上是有艺术意义的，这种艺术意义的竞技，对于市民阶级，要以造型艺术，真实地再现此种竞技过程中的肉体美是十分有益的，所以希腊社会中雕像艺术的现实性，全然是以市民阶级的向上的阶级感情为基础的，但这已经是阶级社会即私有财产发生以后的现实主义了，虽然和原始社会中的现实主义离得并不远，然而实际上已经具有阶级社会中的特殊形态，即由于阶级的分裂，希腊雕像的肉体美之再现，同时是具有为市民阶级享乐的意味的，在这意味上，与希腊社会中的多数劳动者反而无缘，这是现实主义的艺术在阶级社会中的变态

之一。我们以后再要讲到现实主义在阶级社会中的变化的。现在且回头看看未开化人的艺术：依据南法兰西洞窟中所发现的壁画，我们就已经知道这种壁画是未开化人的狩猎和教育年轻人的手段，即已知道壁画上的野牛和鹿的真实之再现，是一种生活斗争的手段了。这种壁画十分逼真，就是雕在鹿角上的画也都是用简洁的线条再现部分的实在动物的。他们也用一些图案式的曲线来刻石器的柄和用种种不同的图案来饰身，关于这些，外表上好像是有点神秘性地近似德国表现派那种画似的，实际上，他们的曲线与图案，仍然保持本质上的现实意味，在器上的曲线差不多全是劳动的一定律动的反映，而图案式的鹿角上的雕刻和饰身的绘画，几乎没有一种不保持动物的本来形态，这对于他们的生活斗争是非常必要的。原始艺术的现实性就是根源于他们生活斗争上的必要，据弗里契说，原始人饰身有两种意义，第一是为了引诱异性，就是血族继续的意义，第二是为了威吓敌人，有着种族生存的目的，所以在这里，未开化人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在本质上就有一种民族意义之先声的种族意义了。原始人的舞蹈是决定地在一定的时期举行的，比方在狩猎的前后，军队进军的前后或军事终了的时候，或缔结和平的时候。这种舞蹈和前述饰身艺术，洞窟中的壁画同为狩猎时代的东西，不过舞蹈在对行军的作用这一点上，看起来比原始单纯的狩猎又好象进一步，是在一定的大集团下的狩猎种族中起作用的了，但在内的联系上和洞窟中的壁画与饰身艺术仍不过是同一历史阶段上的艺术之两面：就是从壁画与饰身艺术这方面着眼，我们找到原始艺术的现实性这一面的特征，从舞蹈艺术这方面着眼，我们就同时发见原始艺术的现实性之中还露出作为民族与集团意义之先声的种族或群族或氏族意义的特征。但这只是说，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上特征地表现出两方面的艺术性格，却并没有说这两方面的艺术性格是存在于两个艺术中的，相反，这两个不同的艺术性格，在原始狩猎社会的任何种艺术中都同时包含着，就从舞蹈本身着眼，为着种族的改良与生存的舞蹈，不但又是物质生活的斗争手段，同时，这种舞蹈的内容是具有切切实实的现实性的。我们现在的跳舞是近于卖淫式的为少数人消闲的肉体之诱惑，而原始时代的舞蹈则完全两样。他们是有现实的斗争意义的。他们舞蹈的主角是男子，而女子则合奏音乐。

普通只一个男子舞蹈，他越是巧妙而不知疲倦地舞蹈，则越见得他是一个武勇的狩猎者与战士，这种舞蹈大体在行军之前夜举行，对于昂扬战士的斗争心是十分必要的。其次，在两个或数个种族缔结和平的时候，舞蹈的内容便又不同了，这时候参加舞蹈的已不是一个种族而是两个或数个种族，舞蹈着和平的联欢之舞，使各种族相互结合，接近起来。所以原始艺术不但是现实的反映，而且是现实主义地通过一定的生活斗争欲求而使现实在无意识中具有推进历史的效能再现出来，与种族的生存及改良完全结合一致的。这时的现实主义与作为民族意义之先声的种族意义是分不开的同一物的二个性能，现实主义与主张民族利益的文学发生分裂的情形，实在是私有财产发生以后的事。

可是原始的现实主义与意识和我们现在的现实主义决不是同一的，这点说在下面。

二 种族利益与艺术现实主义之关系的发展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希腊的雕像虽然是现实的反映，但已经是阶级社会中的艺术形态，这种艺术所反映的现实已经不和原始社会中的一样仅仅是通过生活斗争与种族改善的意识而再现的；它在生活斗争这个含义之内，已经发生本质上的变化，不和原始社会中的生活斗争一样是对自然与他族的，而是以对内部的另一阶级为支配的要素，所以对自然的生活斗争之艺术的现实，此刻把内容变成对他阶级的生活斗争之艺术的现实了。南法兰西洞窟中的壁画以及野蛮人的饰身等所描绘的对象如果是野牛，鹿和其他的自然界动物，则埃及的金字塔完全是人类本身自下而上及至最高一顶点的阶级尊卑之反映，中古雕画上所描绘的也是悠闲的君主，武勇的骑士以及乐命的农民与奴隶；宗教诸神的排列完全以人类阶级的尊卑为其模型。所以当私有财产发生，人类有了阶级，艺术现实主义以阶级的现实为其支配的元素，而变去现实主义艺术的原始形态；在另一方面，种族也同时渐渐发展为民族艺术现实主义，也在多数的场合上和民族利益分裂，其情形是这样的：

原来自从氏族社会转入农业奴隶社会以后，人类的生产力发生剩余，从氏族社会中发展下来的酋长便开始利用特权占领他人的剩余劳动，就开始知道利用种族的名义去征取奴隶，于是种族的内部分裂为奴隶与主人两部分，奴隶是只有义务的，种族内的一切权益完全只有主人才能享受，所以这时候的种族完全是被种族中的一部分人所利用的，由此而发展成的国家及民族，在原则上都成了部分人的工具。我们必须要注意，当这种情形开始之后的一个长时期，被奴役的大多数人虽然在极其残酷的压迫下，但无论如何是没有自觉的阶级意识的，更谈不到有自觉的文化，这都是劳工阶级发生以后的事。在劳工阶级发生以前，封建社会中的农奴或奴隶社会中的奴隶，都是在重重苦役之下，而文化与政治的事业，是由治者阶级，特别是文化的发达，差不多全以治者阶级的繁荣为前提。所以当阶级发生以后，被奴役阶级没有觉醒以前，现实主义的艺术对民族利益的关系是这样的：就是当治者阶级向上发达的时候，虽然现实与民族利益的解释都在治者阶级的阶级见解之下出现于艺术之中，但这时治者阶级的艺术还有现实性，包含一定的历史内容，所以现实还有和治者阶级的传统见解之下的民族意义结合的可能，至于对民族利益的解释，被治者阶级是不会来过问他们自己是否被欺骗的；就是说，所谓国家，民族，全是治者阶级神圣的王冠，被治者阶级除了低头受治之外，连思想也是多余的。希腊的雕像便是这个时期中治者阶级的艺术之表现。可是当治者阶级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限界之后，他们的艺术便开始用阶级的偏见来驱逐威胁他们的现实之发展，于是他们便由逃避现实而在仇视历史推进的阶级偏见之下歪曲现实。这时，艺术的现实主义便开始和他们脱离，但国家与民族的传统观念仍然是他们的工具，强调民族与国家，对于驯服被治者阶级与苟延治者阶级的生命，正是一个老法宝，而被治者阶级这时还没有阶级觉悟，根本不觉醒，从自己的立场来解释民族，所以在这样的场合上，留在治者阶级手中的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枯壳，而艺术的现实主义也早和那为传统所公认而其实是部分人利用的民族与国家利益分手了。

这不过是最明显的两种形态，在历史舞台上出现的还有各种杂多的中间形态和因此而发生的民族利害对现实主义的各种复杂的关

系，但这里为的是探讨初步的问题，就不一一加以缕述，而不能不马上就来说世界上发生了资本主义形态之下的殖民地，和劳工阶级有了自觉的文化意识之后而发生的更深刻的变化。下面一节，就展开这一个课题。

三 现实主义与文学国防意义的统一

首先要说的是弱小民族的国防意义与帝国主义的国防意义对现实的关系。这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明，弱小民族的国防意义是与现实一致的，而帝国主义的国防意义则恰巧相反，对现实的情势是矛盾的。因为弱小民族在被侵略之下，需要国防，这很浅显的是现实情势的要求，弱小民族中除了国贼之外，全体国民都需要的。可是帝国主义的国防，则不过是侵略的借口，这种侵略是基于帝国主义国内现实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反映为阶级的矛盾，其彻底的解决，必然就是革命，但已有特权的阶级不愿革命，不得不设法延慢这种现实的矛盾，向外侵略便是延慢现实的矛盾之一个方法，然而这件事向前发展，比方由于弱小民族的觉醒与世界被统治阶级对弱小民族的阶级呼应，比如英国一样，国内经济对殖民地的依赖性之加重，就愈益增加此种矛盾，结果，帝国主义国内正眼看或描写这种现实的矛盾的人，便无法同意他们的侵略了。

在劳工的阶级意识没有觉醒以前，奴隶与农奴以及其他的被奴役者并不会知道国家被部分人利用为阶级的工具，所以在这时期现实主义的文学对民族利害的结合或分离，全是在一种睡眠状态中，以历史的现实对统治者命运之离或合的转移为转移的。可是在劳工的阶级意识有了觉醒之后，情形便比前更明显些了。由于资本主义的恩泽，全世界的各隅都有劳工阶级的存在，他们开始觉醒，便一步步认识国家这个东西的本质，一方面在侵略国家内的多数劳工阶级有意识地要扬弃当作敌阶级之工具的民族偏见，这便人力地推进了现实的基础对侵略国内的民族主义的分裂；而另一方面，弱小民族中的劳工也由于阶级意识的觉醒，或国外劳工阶级的思想之渲染，认识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已经是阶级解放的条件，所以民族的国防，在这时候，有了阶

级的历史内容而获得合理的存在。所以这时候的国防文学不但是因其现实的基础,统一于现实主义文学之中,而且是意识的,觉醒了的一种明确的认识,并不和原始社会中一样是一种历史的自然形态,而是历史的能动形态了。从原始社会以后,现实主义的文艺与民族利益有过某些场合的结合,但始终没有过象我们现在弱小民族中一样的统一。同一地球上有着这两种不同的情形,是基因于阶级的分裂而有不同的阶级关系的缘故。这种分裂,同为阶级现实的两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两个侧面统一于同一民族中的代表的表现:比方从旧俄时代的俄国劳工阶级对沙皇的日俄战争之攻击,转移到内战时代的苏联国防文学的提起。昨天还是嘲笑王政复古的法兰西写实主义者,却并不鄙视巴黎公社号召全国人民抵抗普鲁士的侵入,就连浪漫主义的雨果,也在他的《九三年》中公平地描写防御英兵侵入的法国革命政府的英雄。这是因为在不同的立场上,民族的意义及其利益有着不同的内容的缘故,而这一定的民族意义及其利益的内容之不同,则基因于阶级关系的不同,而产生同一地球上与同一国度中民族意义及其利益有和客观现实统一或矛盾的两个现象。

所以在我们的这时代,一方面有着现实主义的文学与民族思想分裂的情形,另一方面有着现实主义文学与当作民族生存斗争的国防文学之统一。这情形,使现实主义文学与国防文学的统一,对原始社会的现实主义与种族利益的统一取着两个特征的不同点:其一是我们这时代的统一形态之中有着阶级的内容,其二是由于阶级意识的觉醒,在我们这时代的统一之中有着意识的能动之力的存在,这是历史的自觉。单是后面这一点,就有使国防文学对现实主义的统一意义与原始社会的现实主义对种族利益的统一意义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所以纵使社会发展到消灭阶级的未来阶段,现实主义由与民族利益的统一,再发展到与全人类利益的统一,然而却越是自觉的意识这一点上,现实主义是取着高级的形态的。

七,十二,一九三六

1936年8月10日《文学界》第1卷第3号